



弗克菲的紀念金字塔。位處兩德邊界及冷戰前線，弗克菲在交換占領地後，被劃歸東德。在東德嚴格的邊界政策下，為了清出視野遼闊的無人區以利監視和邊境防守，當地的居民受到強制迫遷而房舍遭拆除。直到 2004 年夏天易北河堤防整治時，才重新出土當年迫遷的房舍瓦礫堆，揭露了一段不人道的歷史。紀念碑材料為當年留下的瓦礫。

### 第三節

## 對東德的紀念—— 多重、分層的歷史創傷

離過去越久，東德就一年比一年美麗。這並非由於東德自身，而是東德的記憶受到了後來一些失望情緒的形塑，特別是在 90 年代早期時〔…〕在那段時間自身的經歷越差，那個人人都對彼此如此友好、實際上卻不存在的「好的老東德」就越美麗。

——曾任職於聯邦處理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獨裁政權基金會的斯蒂凡·沃勒博士，於中部德國廣播電台 2021 年 4 月 7 日的訪問〈快樂的童年或獨裁？「正確的」東德記憶之爭〉

**蘇聯占領區及東德中的政治迫害制度必須在適當的中心位置予以記錄並傳達給公眾知曉。同時有納粹和共產主義恐怖統治的犯罪現場（例如：薩克森豪森、布痕瓦爾德、包岑、布蘭登堡、德勒斯登的慕尼黑廣場紀念館等）不應引發任何「抵消」或將二者相等。必須記住的是，在共產主義恐怖統治的受難者中，也還包含那些被納粹迫害的人。**

——《「處理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獨裁政權之歷史與後果」調查委員會報告》，頁 233

東德瓦解之後有待處置的問題當中，前一節所述及的圍牆，僅僅是小小一角。聯邦政府在一九九二年三月針對東德獨裁政權成立了調查委員會<sup>58</sup>，由國會成員以及各界專家組成。在三二〇名見證者和學者的支持與協助下，一共召開約四十次內部全體會議，約四十次的公開聽證會，以及一五〇餘場報告小組的會議。歷時約兩年之後，該委員會在一九九四年五月於聯邦國會發表其最終調查報告：除了對東德獨裁政權的權力架構、決策機制等做出分析，以明確知曉該從何處下手進行處置與清償之外，意識形態、司法警政以至於教會的角色及反對派的行動等，都一一受到分析。<sup>59</sup>「紀念」這項問題亦包含於報告書中。調查委員會提出：

透過受害者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紀錄文件，來防止所發生的事情被遺忘。<sup>60</sup>

依此，在與紀念工作相關的部分，調查委員會建議聯邦和各邦政府共同推動具有全國重要性的紀念場所／場館之設置，包括曾被蘇聯及東德祕密警察用以拘留、關押即審問政治犯的監獄<sup>61</sup>應設置紀念館，同時也應在各地經由「現地體驗歷史」、造訪各前東部邦以及柏林所設的警醒與紀念館，來深化政治教育工作（Deutscher Bundestag, 1994: 223）；另一個段落也提到：

重要的是人們在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獨裁政權統治下的經歷，特別是將人們遭受的苦難記錄於歷史政治意識之中，並紀念那些不公和專橫統治下的受害者。人類尊嚴受到侵犯的人，有權看到自己的人類尊嚴，得到恢復。<sup>62</sup>

雙重的超克過去：針對東德獨裁政權的處置

如前章節所述，與二戰結束後的社會局勢不同，在兩德統一、東德獨裁政權瓦解的當時，已有過去東西兩德對納粹政權的處置作為前例，至九〇年代時社會各界相較於過往，更已凝聚較高的共識，願意對負面的歷史記憶進行處置，甚至連國家權力亦已介入至這一工作領域中。有鑑於此，常出現於此時的說法是「雙重的超克過去」（Doppelte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並將東德的政權等同於納粹。

# 對東德時期紀念物的處置

呼喚者 設計者 ▶ 格哈德·瑪克思



Author : OTFW / Source : Wikimedia Commons / CC BY-SA 3.0



Author : Jürgen Howaldt / Source : Wikimedia Commons / CC BY-SA 2.0

設置年分 ▶ 1967  
設置地點 ▶ 3QHW+V6 不萊梅

最初〈呼喚者〉乃受不萊梅廣播電台委託（上圖），為1966年新大樓落成而設置。其後多次授權重鑄，立於世界各處。

設置年分 ▶ 1989. 05. 19  
設置地點 ▶ G98F+CP 柏林

1989年，時任德意志銀行董事的米歇爾·費恩霍茲在一次夏洛滕堡宮舉辦的展覽中看到〈呼喚者〉這件作品並深受吸引，於是與友人發起募款，並與西柏林市府交涉，設置雕像於當時仍是圍牆前的現址（左上、右下），似是對圍牆另一端喊話。



Author : Gngarra / Source : Wikimedia Commons / CC BY 2.5 AU

然而，這樣的說法既無視於「超克過去」此一概念本身的缺乏批判性，其隱含歷史記憶工作的完結並切斷負面過往的意圖；其次，東德的獨裁政權也存在許多顯然難與納粹政權相提並論的地方。屬調查委員會中的部分學者即明確地表達對於這種不加區分的歷史處置的批判（Rudnick, 2015: 304），譬如歷史學家法奧倫巴赫就認為：

納粹時期及其具獨特性的犯行，不應藉由史達林主義下的犯行而被削弱，或者也不應在參照納粹時期犯行的情況下，就低估了史達林主義的犯行。

對此，另一名歷史學者柯卡也指出：

歷史現實的多向性不該被簡化為純然的獨裁比較

然而，對其他學者而言，所謂「雙重的超克過去」依舊有其歷史研究上的意義，尤其是在對於「東德政權自身對於納粹的紀念」的再處置，以及於同一歷史地點疊加有多層意義（包括東德獨裁政權暴行）之處（Rudnick, 2015: 303-307）。

## 紀念的多重面貌

承上，對於東德負面歷史的紀念工作因而有多個不同的層次。若以時間為軸線，發生於蘇聯占領時期的暴行，有必要與東德時期區分。其次，除了處理東德自身的暴政罪責，東德時期以意識形態政治宣傳先行的兩項「紀念」內容，也有待處置，包括在東德意識形態之下受到正面宣揚、紀念的「偉人」紀念碑／物，再來則是東德政權針對納粹政權之過往而設置的紀念碑／物。此外，調查報告更深入至細節，強調了幾個在紀念工作上需要針對的方面，其中有兩項與紀念碑／物的設置較相關：首先是紀念受難的場所，特別是不人道的事件發生地<sup>63</sup>；第二項則是重要的紀念日期，例如發生「六一七起義」的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以及圍牆倒塌前夕遭鎮壓的萊比錫示威（一九八九年十月九日）。

以下我們將先談談兩德統一的一九八九年前後，針對東德政權不義罪行的紀念碑。兩件皆由個人所發起。

# 對東德時期紀念物的處置

## 反戰爭與暴力的樹之議會

設計者 ▶ 班·瓦金  
設置年分 ▶ 1990. 11. 09  
設置地點 ▶ G9CG+FW 柏林

紀念碑位於過去圍牆死亡帶。延續瓦金以樹木為希望載體的概念，核心是由樹木組成的矩陣，後逐步發展成結合石雕、塗鴉及一小段柏林圍牆遺跡所組成的形式多元、有機之紀念碑。



Author : Gerd Danigel / Source : Wikimedia Commons / CC BY-SA 4.0



Author : Blunt / Source : Wikimedia Commons / CC BY-SA 3.0



紀念碑所在地國會大廈一帶進行改建計畫時，此碑一角曾被拆除，其後於 2006 年被納入柏林市政府的《柏林圍牆紀念整體計畫書》，並於 2017 年納入文資保護。

Author : OTFW / Source : Wikimedia Commons / CC BY-SA 3.0

首先是紀念碑〈呼喚者〉，由雕塑家格哈德·瑪克思所製作。這座碑原先並非以紀念為目的，而是受不萊梅廣播電台委託，為一九六六年新廣電樓落成而製作，並於隔年完成、展出。隨後，這件作品受到多次的授權重鑄，於世界各處皆有其蹤影，但大多並非用來紀念特定事件。<sup>64</sup>

直至一九八九年，再鑄〈呼喚者〉雕像的募款被發起<sup>65</sup>，隨後在五月十九日成功立於六一七大道上。此一「呼喚者」的形象借自於希臘神話中的特洛伊戰爭英雄斯滕托爾，而雕像底座上也附有佩脫拉克之詩句：

我行過世界，並呼喚：「和平、和平、和平」。

雕像立於柏林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也是匈牙利開放對奧地利的邊界、冷戰鐵幕首次出現瓦解徵兆之時；隨後六月四日，波蘭的團結工聯勝選，和平地轉移政權；九月，德國從萊比錫的聖尼古拉教堂開始了反東德政權的「週一示威」，隨即擴散至東德各地。雕像立起後所發生的事件，就好像是讓對著圍牆另一側呼喚的姿態，從另一側得到了真實的回應，原本應與事件無關的此紀念碑，因而額外加上了一層時代意義。

班·瓦金是藝廊家與藝術家，因關於樹木與環境的巨幅壁畫、宣揚環境保護觀念而聞名。<sup>66</sup>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九日，在當時仍是廢墟的國會大廈附近、曾是圍牆死亡帶的地方，瓦金設置了名為〈反戰爭與暴力的樹之議會〉紀念碑。延續他自學生時期起以樹木為希望載體的概念<sup>67</sup>，紀念碑的主要核心部分，是一區由樹木組成的矩陣，由德國各邦共十六位邦長及隔年增的多位國會代表所栽種（Kaminsky, 2016: 113-14）。隨後幾年間，瓦金不斷對這個空間進行些微的改動和增補，最終的成果是一處形式多元且有機的紀念群集，主要由樹林、石雕紀念牌（紀念圍牆死難者以及一九四五年柏林戰事的喪生者）、塗鴉，以及一小段柏林圍牆遺跡所組成，與一般認知中的紀念碑形式有著不小的差異。

依建造的過程檢視，這件作品亦並非在公眾共識下形成，而更傾向於瓦金的個人作品，隨著時間過去才逐步受到廣泛認可為紀念碑，進而在二〇〇六年時被柏林市政府納入《柏林圍牆紀念整體計畫書》（Flierl, 2006: 44-45），並自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六日起，納入文資保護。同時，因為它並非經過特定程序而設的紀念碑，統一後新政府確定落腳柏林並大舉擴建國會大廈周遭一帶成為新政府區時，此紀念群集的一角曾遭拆除，成為國會圖

| 1-4-2 |

# 統一後的六一七起義相關紀念

## 郵政廣場起義受難者紀念碑

揭幕年分 ▶ 2008  
設置地點 ▶ 3P2J+4R 德勒斯登  
設 計 者 ▶ 海德瑪麗·德雷瑟爾



Author : Christian Gebhardt / Source : Wikimedia Commons / CC BY-SA 4.0

該碑是以六一七事件中鎮壓抗議的蘇聯製 T-34 坦克履帶所製成，長約 5.7m 的履帶，橫越廣場中段，並在前端向上高起，就像是有一輛不存在的坦克存在於此。



Author : Thomas Jacob / Source : pictokon.net / CC BY-SA 4.0



Author : Concord / Source : Wikimedia Commons / CC BY-SA 4.0

## 「坦克印痕」紀念地

揭幕年分 ▶ 2003  
設置地點 ▶ 89RG+86V 萊比錫  
發起團體 ▶ 1953 年 6 月 17 日人民起義紀念碑促進協會

為了紀念六一七事件，此紀念碑由年輕人發起募資而設。一塊刻有紀念日期的標牌，後方左右各有一條 3m 至 4m 長、帶有坦克履帶印痕的黃銅片，嵌在熱鬧的舊市政廳廣場中央。

書館建築的一部分。若非瓦金於藝文界的影響力以及相關政界人脈，此處很可能早已不復存在。

## 以印痕紀念

| 1-2-1 |

前面兩件紀念碑計畫的時序相對較早，也較傾向於由私人策畫發起；至於公部門支持下執行的紀念計畫，則因為有許多必要的程序，相對來說形成稍晚，也較難以一次到位，需要一步步地將紀念計畫完成。例如德東大城德勒斯登的〈郵政廣場起義受難者紀念碑〉。這是為了紀念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郵政廣場上起義抗爭的受難者而立，當時該城最大的軍火及重工業工廠工人發起抗爭，隨後整個城市的其他工人及居民都起而支持，聚集於郵政廣場上抗議，並嘗試占領郵政與電報局——後果則是軍方的開火與戒嚴，相關發起者也遭到判處長時間的監禁（Kaminsky, 2016: 405-406）。

為了紀念此事，一九九三年，德勒斯登的市議會先是決議設牌紀念並隨即實行。十年後，工廠所在之處的街道改名「六一七大街」，至於紀念碑，則要等到再五年後的二〇〇八年，官方委由競圖中勝出的本地藝術家海德瑪麗·德雷瑟爾製作。該碑是由當年鎮壓抗議的蘇聯製 T-34 坦克履帶所製成。履帶的高度近一個成人高，站立於紀念碑前時，不難設想當年的抗爭者需要排除多少恐懼，或具備多大勇氣，才能真正站出來爭取權利。比起原本的紀念牌，此紀念碑的設置更引人注目，亦保留了原碑對當時起義的說明。自東德政權瓦解，直到正式立起紀念碑，這段近廿年的路程並非一次達標，而是階段性地執行與修正。

另一德東大城萊比錫，也有一件讓人憶起坦克鎮壓的紀念碑，但設碑的過程與採取的雕塑語言則略有不同。同樣一九五三年的六月十七日時，萊比錫也是眾多發生工人與市民起義的城市之一，共有約八萬人上街抗議，而蘇聯坦克一路輾進市中心鎮壓，不僅在該城居民的心中刻下傷痕，也在街道上留下了物理傷痕。

若說德勒斯登紀念起義受難者的紀念碑，選擇凸顯鎮壓暴力的體感，萊比錫的紀念碑選擇凸顯的，則是過往留下的心理與物理傷痕。二〇〇三年時，十名年輕人自發性地發起設碑紀念起義受難者的請願，並希望募集二